

# 曹操《蒿里行》新解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[www.wtabcd.cn/fanwen/](http://www.wtabcd.cn/fanwen/)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a/170236412641166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2023年12月12日发(作者：跳骚市场)

-



立志  
励志  
砺志

高一(12)班  
主题班会



曹操《蒿里行》新解

文禾斗

蒿里行

曹操

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。

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。

军合力不齐，踳踳而雁行。

势利使人争，嗣还自相戕。

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。

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

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

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

甲一、释题

乙一、总释“蒿里行”者，挽歌也。

乙二、释人所悼者谁？此则有上、下二解。若其恤下，则是悼百姓之流离；若其哀上，则是悼汉统之崩解也。

乙三、释地“蒿里”何地？此则又有粗细二解。粗解之，则亡魂所归之地，皆蒿里也；细解之，则系泰山之“高里”，汉武封禅之所也。

乙四、释意

行于亡魂所归之地，故感生灵之涂炭；过于汉武封禅之所故叹汉祚之衰亡；此孟德所以用“蒿里行”之意也。

甲二、正说

乙一、一解

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。

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。

此四句，有自、他二解。

丙一、自解 自解者，则“义士”即孟德自谓也，则会于孟津之事（合诸侯之兵以西进），指其军事上之部署也，而置虑于长安之事（忧汉室之安危），则指其政治上之意图也。欲“讨群凶”故有“会盟津”之举，“心在咸阳”故堪称“义士”也。

又此四句于自解之中，又有分、合二解。

丁一、合解 合解之中，又分时间与空间二种推进。“关东”、“盟津”、“咸阳”，于地理上，自东而西，此空间上之推进也，孟德所以欲得“汉故征西将军”之号，岂由乎此耶？“有义士”、“兴”、“讨”、“会”、“心在咸阳”，此数事，以士本来之“义”为发动之因，以“兴”、“讨”、“会”为所历之过程，以“心在咸阳”者为最终之目的，更为初衷之再明也，此时间上之推进也。二者交错以叙其义举也。

丁二、分解 分解者，“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”，有诸内则形之于外也；“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”，自外返照于内也。因“有义士”，故值国难而敢行“兴”、“讨”，此因发而为果也。因有“初期”之会，故证其“心在

咸阳”，想扶汉室于衰微，此执果以探因也。

丙二、他解 他解者，则“义士”谓袁绍等人也。此四句于他解之中，又有直、喻二解。

丁一、直解 直解者，谓袁绍对外则张“讨凶”之旗、被“义士”之称，而察其在内之私心，则欲据重兵以挟天子而压诸侯也。则“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”为袁绍等忠义之表象，“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”为袁绍等奸佞之实情也。

丁二、喻解 喻解者，武王伐纣，会诸侯于孟津，此“会盟津”之喻，真“义士”之兴兵讨凶也；刘项立约，先入咸阳者为王，此“心在咸阳”之喻，而阴为谋权篡位之事，则“乃”字所表现之转折亦大矣；此又是“忠义之表象”与“奸佞之实情”之对比也。

## 乙二、二解

军合力不齐，踌躇而雁行。

势利使人争，嗣还自相戕。

此四句，亦有分、合二解。

丙一、分解 分解者，各句之间，又有体、相、用之分。“军合力不齐”，“军合”者，言体之全也；“力不齐”者言用之发也。“踌躇而雁行”，“踌躇”者进退两难，动观也；“雁行”者不肯相下，静观也；观其部伍也，如“雁行”之整齐，故知其“军”确实是“合”也；观其行进，只是“踌躇”徘徊，则知其“力”确实“不齐”也。故“军合力不齐”者自体、用上言，而“踌躇而雁行”自相上言也。“势利使人争”者，言“势利”本具之性也，“势利”为体，而“使人争”为其用；“嗣还自相戕”者，“势利”发用之相也，“嗣还”言其发用之速也，“自相戕”言其发用之剧也。

丙二、合解 合解者，有“势利使人争”之因，故有“军合力不齐”之果；语云“履霜而冬冰至”，故有“踌躇而雁行”之始，必有“嗣还自相戕”之终；终始、因果之际，可不察乎。“军合力不齐”，言人事也；“势利使人争”，言人心也；“踌躇而雁行”，自空间上叹其变化迟滞也；“嗣还自相戕”，自时间上哀其反复无常也。

## 乙三、三解

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。

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

此四句，亦有分、合二解。

丙一、合解 合解者，“淮南弟称号”，袁术称帝之事也；“刻玺于北方”，袁绍欲立刘虞为帝之事也。较其同异，自地理言之，则一北一南；自人伦言之，则一兄一弟；自时间言之，则一后一先；论手段，则一立他、一自立，一窃真玺、一造假玺；而谋权篡位则同也，而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”之后果则同也。“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”，重在其异，且为事因；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”，重在其同，且为事果。

丙二、分解 分解者，“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”，二者所谋皆在帝位，将绝汉室之祚，所以证“一解”中之“他解”，所谓“心在咸阳”之意也；既有“初期”之会，而又各裂土于南北，何乃前后之变，若是之巨耶，凡此皆足证“势利使人争”也。“铠甲生虮虱”，军士之疲也，“万姓以死亡”，庶民之难也；“铠甲生虮虱”，以物化衬人事也；“万姓以死亡”，以下情刺上举也；虮虱生而百姓死，何乃人不如物乎。于“兴”、“讨”之义举之时，则“踌躇而雁行”，于“势利”之争时，则戎马交驰而铠甲不得卸，此又是前后之异也。

## 乙四、四解

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

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

此四句，亦有分、合二解。

丙一、合解 合解者，“白骨露于野”、“千里无鸡鸣”、“生民百遗一”，皆是其断肠之因也。“白骨露于野”，所见也；“千里无鸡鸣”，所闻也；“生民百遗一”，所念也；故孟德触于所见、所闻、所念而断肠也。

丙二、分解 分解者，“白骨露于野”，言其曝露经年，即表征战所经历时间之久长也；“千里无鸡鸣”，表征战所波及空间之广阔也。“生民百遗一”，则为彼征战于空间、时间上综合作用而导致之结果也，而视其施者则莫不是“关东义士”，观其受者则莫不是“生民”、“万姓”，察其因由则莫不是“势利使人争”，经此全诗之检讨，则孟德所展示予人者只一句“念之断人肠”而已，所念者何？生民之难耶？枭雄之争耶？个人之运耶？汉祚之终耶？盖彼时万念齐集，孟德运之而断肠耳。

甲三、结语 此诗之作，其在官渡鏖战之后乎？此诗作罢，殆即南下，而陈兵赤壁，斯又有《短歌行》之作也。袁绍克而中原平，中原虽平，生民凋敝，尔时孟德下骑，四顾荒野，回想当年，因之生慨，发而成诗，不经藻饰，凭一口占，而步古今，此其以情胜者乎。观诗中所记之时，初平之初、建安之中；观诗中所历之地，黄淮之北，咸阳之西；观诗中所涉之人，天子失势，诸侯逐鹿，士庶乱离；噫！悲矣，壮矣，盖非雄主不能作此，非军阀不能作此，非诗人亦不能作此，今虽破碎条解，然余等困陋，岂能尽其中深意乎，俟解，俟解。

-



更多 在线阅读 请访问 [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list/91\\_0.html](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list/91_0.html)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范文网开发